

无需告别

姜德照

久居校园为人师，已习惯了一次次毕业季的告别。同学与老师、同学与同学之间的告别，多的是恋恋不舍，多的是感怀往昔。做班主任多年，一年年过去，同样的校园告别，感慨却不同。

十年前，送别我的第一届本科生班级学生，我把地点安排在烟台山附近的一家酒店，自掏腰包请班里的学生代表——考上研究生的同学，吃了一顿丰盛的海鲜大餐，很多同学第一次吃到海肠子这种本地海产，饭后在海边合影留念。这个班级的学生如今一半成为高校、中学教师和机关公务员，出了4个博士，其中一位是清华大学博士后。后来，我又带过十多个毕业班，时间长短不一，有的一年、两年或四年，最短的是半年。那些一带就是四

年的班级，几乎每一位学生都了然于心，我把他们看成自己的孩子，对他们生活和学习的关爱，已然成为我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在校园、办公场所的一次偶遇，学生的一声“老师好！”或是一个相互的微笑，都会让我每天的生活充满了快乐。

在我看来，学生无好坏之分，对那些家庭困难却心无旁骛好学上进的学生，我格外用心一些。记得在我带过半年的一个班级中，有一位学生的父母竟然比我的父母年龄都大，一问才知道她是抱养的孩子。更让人揪心的是，养父母在她上大三期期间相继去世，她成了孤儿，还继承了一大笔债务。为了让她完成学业，我向学校申请为她免除了两年的学费，介绍她到学校勤工助学岗位，

业余时间能挣点生活费，勤奋努力的她考上了研究生。2019年有一个班级我带过一年，有位学生的弟弟发生严重车祸，家里经济困难，我就动员朋友和曾经带过班级的学生，大家一起救助，筹集十多万元，为这位学生和家庭解决了困难。令我感动的还有很多，我曾带过的一个班级，最后一年我调走了，到毕业时，这个班级的学生从另一个校区过来，让我在新学院会议室为他们开了最后一个班会。

从教30年，我亲手送了二十多个班级的学生走上社会。每逢过年过节，回来看望我的学生络绎不绝，问候的电话、微信、短信更是应接不暇。毕业季，并非离别日，我们无需告别，只要彼此互相珍惜，师生情谊就永远不会变。

老人的记性

丁新军

我们小区里面有个家家悦超市，门口有一台净水机，我每天去超市买菜、打水。

一天，碰上一个老太太也在打水，打了小半桶，就刷卡停下来了。老太太解释，她少打点就行了，打多了提不动，老喽，没劲了。我说，你打满吧，我帮你提回去。我把自己的桶放到一边，先去送老太太。老太太家离着不远，就几十米，我帮她拎到门口，她连声道谢。

老太太家住一楼，楼前带一个小院，老太太在院里种满了花。我喜欢看花，每天都特意从那些种花的小院前走，去看看又有什么花开放了。碰上好看的，就凑过去仔细欣赏一番，或者把鼻子凑过去闻闻香味。老太太经常在院子里侍弄花草，以前我也见过的。现在我们认识了，每天都隔着木篱笆说会儿话。这是个热心的老太太，性格外向、热情，说话嗓门很大，每次老远看见我就跟我打招呼。要是旁边有在那

儿玩的老头老太太，她就跟他们说，这个小伙子可好了，上次她去打水就帮她把水拎到家里。

不过可能因为年龄大了，她记性不大好，有些事前面说过，后面再说就接不上茬。跟她说过的事，也经常记错了。比如一次她问我的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，我说是男孩，她后面却一直问我，你女儿学习怎么样啊？等你女儿上了大学，你就解放了。还有一次，她忽然问我，你们老家黑龙江很冷吧，冬天是不是到零下三十多度？我愕然，因为我家是安徽合肥的。有意思的是，她对我的称呼也经常变，开始她问我姓什么，我说姓丁。她就称呼我小丁。谁知下次见面，在她嘴里变成了小张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我又变成小江了。

也怪，虽然她经常记错搞混很多事情，但我那次帮她打水的事，她却记得很清楚。当身边有人，她总是会跟人讲，这可是个很好的小伙子。

卖瓜经

战军

有人说西瓜原产于非洲，后来传到了西域，张骞出使西域后又传入中原。这说法准确与否不重要，反正西瓜是好东西，大热天买个瓜吃上便格外清爽。有买就有卖，一日忽念及卖瓜者的“卖瓜经”一变再变，颇有与时俱进的味道。

小时候，很多农户在农田种菜时，不舍得占用好地，会在边边角角的地方种上西瓜。一到夏天，他们会把这些西瓜搬出来卖。这些西瓜虽然长得圆鼓鼓的，但是大小不一，有的熟透了，有的则半生不熟，外面光鲜里面还是白瓤。这怎么办？瓜农自有办法，他们把西瓜分成一堆一堆地卖，每一堆有大，个数基本一样。顾客无从选择，要买就买一堆，而几块钱就可以买一大堆，自然笑得合不拢嘴。至于一堆西瓜搬回家，好好坏坏就听天由命了。

随着育种技术的提高，西瓜的个头越来越大，有黑皮的、蓝皮的、黄皮的，瓜农也拿出最好的地来种瓜，管理更加科学，于是到了夏天，瓜农开着三轮车，在城市找个地方就开始卖起来。如今瓜农可不再成堆成堆地卖，而是一个一个地卖，怎样挑选一个好西瓜就成了技术活儿。自选西瓜和瓜农给选的几

价格不一样，自选的西瓜便宜，瓜农给选的西瓜贵。

为了省点钱，很多人学着自选。在西瓜摊上，常常可以看到有人拿着西瓜在耳边反复地敲，敲着这个不合适又拿另一个，不敲个十个八个，是选不出一个好西瓜的。即便这样，选出来的西瓜拿回家切开一看，往往七八成熟就不错了。不仔细选、不会选，看着外表漂亮，弄回一个半生不熟甚至生瓜蛋是常有的事，还会惹得周围的人嘲笑、挖苦，钱也打水漂了。请瓜农选，人家是行家，在西瓜堆敲敲这个，敲敲那个，不一会儿拿出一个个头大的，递给市民。看市民不放心，瓜农就拿出一把尖刀，在西瓜上麻利地切出一个三角形的口子。市民看到瓜瓤红红的，这才放心交钱。

又过了若干年，城市化进程加快，原来的农田上盖了高楼修了路，当地产的西瓜不够吃，就从外地运输了。经过科技工作者多年的精心培育，西瓜的个头比原来大了，人们对西瓜品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，个头小的、不熟的，是绝对卖不出去的。瓜农也不可能像以前那样蒙混过关了，于是他们抓住人们的心理，把西瓜从中间直接切成大小均等的几

块，让人一看就知道这西瓜的品相，任人们怎么选都可以。

近十年来，人们的生活越来越精致，对西瓜的品相要求越来越严格，瓤要红润红润的，味要甘甜清脆的，皮要鲜嫩滋润的，子要黑亮黑亮的，一句话就是“秀外慧中”的那种。他们买回家后，放到果盘里，或做个精美的艺术品，或加工成鸡尾酒，都可以拿得出手招待客人。瓜农看到人们有这么大的需要，有的开始切片卖了，而且卖的都是西瓜中最精华的那部分。我们再到瓜摊上，常常看到那些被切得整整齐齐的西瓜，秩序井然地排列着，任谁来到眼前也不免流哈喇子呀。

南方和西北的吃瓜习俗也传到了烟台，很多本地人吃西瓜也讲究起来，不再像以前那样用拳头把西瓜捣碎了直接狼吞虎咽，也不再拿着西瓜在马路边招摇着边走边吃。

从很久以前的成堆卖，到现在的切片卖，瓜农在如何卖瓜的问题上，可谓把人们的心理研究透了。再过一些年，“卖瓜经”必然还会有新的版本，人们吃西瓜也将不仅仅用来解暑，还会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被推崇吧。

心有所念

李珍

报了个名，约定跟一帮老驴友爬山。阴历七月，正是草长莺飞的季节，蛇也多。报名后有些顾虑，怕看见蛇，又不愿错过爬山的乐趣，硬着头皮参加吧。

跟着一行人走着乐着，有的拍照，有的坐一边歇脚喝水，不知不觉我就走到了队伍的最前头。等意识到同伙被我拉下一大截时，不禁后怕，赶紧停下脚步，等着领队开路，说万一看见路中央有条大蛇，就吓死了。领队笑了，说爬山十多年，从来没有看见蛇。还说，抬头走路不要看脚下，再说万一真有蛇，早被我们一行人弄得动静吓跑了。听他这么一说，我放松下来，跟

在人们中间走，一路无事，也把蛇忘了，左瞅右看。远处的山峦奇峰、绿树蓝天，脚下的野花尽情地摇曳，美得忘乎所以。

走着走着，眼睛余光看到前面石砌的小路上，一条灰褐色的蛇在蠕动。吓得我大叫一声，蛇！再一看，蛇的大半个身子钻入草丛不见了。我腿酥了，领队过来没看到蛇的影子，笑了，说你是眼花了吧，自己吓自己。我坚称自己是看见蛇了，但没有见到蛇头。

回家的车上，我不时想起那条只有我一个人看见的蛇，心里嘀咕，这也许就是人们常说的——心有所念吧。

挑货郎

于新良

爷爷年轻时是个挑货郎，把农村里的小笤帚、菜种、芝麻、豇豆等稀罕东西挑去烟台卖，卖完了，再采购些城里的稀罕物回来卖。从海阳经乳山、过牟平两百多里路，爷爷就凭着两只大脚板子“吱悠、吱悠”挑着百多斤的担子来来回回，很辛苦。

不过，说起这些事爷爷却很自豪，他说挑着担子走得快，赶上好天儿，鼓着劲儿一天一宿就能走到烟台，要是赶上刮风下雨的天儿，找个门楼或屋檐下躲避，被主人家瞅见了，都热情地往家里让，有时候还端碗热汤面给他喝。“过去虽说穷，但人好啊！”爷爷经常念叨。

爷爷就是挑着肩头上的担

子，养活着一家老小。后来逢年过节，每当村里演秧歌的时候，上了岁数的爷爷就爱看演挑货郎的，眼里总是湿漉漉的。有一年村里排演秧歌，爷爷看后说：“挑担子的那个人演得不好，担子那么沉，哪里笑得出来呢？”后来演挑担子的小伙儿请教爷爷，爷爷说：“你真的挑上百来斤东西，不就知道了吗？”

也许是挑担子的缘故，爷爷的身板有点弯，冬日里他坐在屋檐下晒太阳，弯弯的脊背就成了我攀爬的地方。爷爷从不恼，嘿嘿乐着，有时候一下子站起来，驮着我在院子里走来走去。妈妈骂我不懂事儿，爷爷却说：“想当初俺挑上百斤……”

微言不微

几乎没有人，一天下来手机不用充电的。像流水一样倾注到手机里的时间，去哪里了？干什么了？手机本来是通信工具，智能手机却让我们在娱乐上耗费的时间更多，比如刷视频、浏览网页、玩游戏等。

这时候，我们哪还好意思说

时间很宝贵，因为哗哗如流水一样的时间，就这样被我们随随便便抛洒了出去。可见，时间不值钱是自己说了算的，你把时间用在无聊的事上，你的时间就不值钱。也许，我们可以把手机当作是一份考卷，通过它检验一下一个人对时间的态度。一个人，

只要一有空就把手机掏出来看，或者即使在跟人说话的时候，也不时拿起手机瞥一眼，那么这人对手机是有依赖的。那些能够自然地保持跟手机的距离，做自己该做的事情的人，有着较好的自控能力，值得褒扬。

陶宏